



唐月君創立濟南都

呂師貞議訪建文帝

建文五年夏六月呂軍師檄飭濟南府令將齊王宮室改

作行殿并集諸文武會議迎請建文皇帝復位公議李希

顏王璉兩舊臣認識聖容可以訪求行在奏請帝師不允

因此連日未決忽值門將士送進稟單內開一塞馬先生

一雪和尚一嵇山主人一衣葛翁一補鍋老要求見軍師

軍師道此必國變時韜晦姓名者卽令請進降階延入施

禮就座問道承列公降臨先請教真姓真名第一位朗然

應道學生衣葛翁濫叨侍從之職姓趙名天泰這位補鍋

老原官欽天監正姓王名之臣那兩位俱是中翰一稱雪

外史

第三十六

和尚姓郭名節一稱嵇山主人姓宋名和又號雲門僧道

一位刑部司務馮濱稱爲塞馬先生還有東湖樵夫牛景

先官居鎮撫司共是六人互相送給行在衣糧爲小人伺

察遂奉勅各散牛鎮撫投湖而死聞其子牛驛已歸駕下

某等相約來此願得訪求建文皇帝仍爲神人之主上慰

高皇在天之靈軍師道難得難得皆忠臣也候帝師駕到

學生奏請便了忽又報有少年九人都稱是忠臣之後不

期而集皆求進見隨命請來都齊齊整整趨至階下向上

三揖升堂再拜又與五位老臣名敘一禮分長幼坐定先

是第三位開言道小子姓魏名袞先父諱冕官拜監察御



史指下手的道。表弟鄒希軻是小子舅父大理寺丞鄒公諱瑾之子。先父與舅父共毆逆黨徐增壽於朝。和燕王作對。原拚有赤族之禍。所以命小子與表弟改姓潛踪。得免於難。今聞訪迎故主。特地前來。願備任使。又一位接着就說。小子是松江郡丞周諱繼瑜之次子。名文獻。先父募兵勤王。慘爲燕逆所磔。君父之讐。是不共戴天的。那箇最長坐居第一的。鞠躬緩頰。說在下殉難給事中黃公之子。名瓚。挈他逃。楊名福指着末座少年道。這就是黃公之子。名瓚。挈他逃。避今得幸。見天日。不啻重生聖世。又一位袖中取出一手卷。呈上軍師道。小子葉先春。先君忝任郡守。名仲惠。棄官

外史

第三十六回

二

歸隱。編成信史一冊。斥燕爲叛逆。被人發覺。禍至抄家。小子密藏底稿。逃之遠方。今特晉獻。伏惟採擇。軍師道。此卽逆孽定案。當授史館。其三人。一姓余。名行毅。是燕府伴讀。余逢辰之子。當燕王屠戮張葛謝貴時。逢辰徒跣奔至殿上。抗言擅殺王臣。要行反叛。我豈肯與逆黨爲伍。遂觸柱而死。一張鵬。素有膂力。兼精武藝。爲指揮張安之子。安卽樂清樵夫。聞新天子詔到。自投於崖者。各次第自陳。畢下剩一人。挺然按膝而坐。左顧右盼。絕無片言。軍師見其形容凹凸。鬚髮鈎卷。目如灰。炸知是猛將。方欲訊之。忽掙袖厲聲道。我不知咬文。但能使戮戾藜。重有六十四斤。離手

軍萬馬亦不怕他先父薊州鎮撫曾濬曾起兵討燕爲賊所殺。今願借甲兵三千去報大仇。軍師微哂道：此真大義所在。忽探馬飛報帝師鑾駕將到境上。兩軍師隨率衆文武官員前去迎接。同出東關行及二十里。早望見滿釋奴與女金剛二將各分左右領着七十二個女真引導而來。月君見軍師等遠迎。隨命隱娘向前各加慰勞。俱令先回。前途已有百姓數萬餘人執香頂禮擁塞不開。這些文官都被圍困在內。軍師命火力士雷一震各執帥字旗呼令百姓兩行跪接。讓開大路。毋得喧嚷。二將遵令大聲曉諭。這些百姓紛紛滾滾。竟像不聽得的。二人發起性來。遂將

外史

第三十六回

三

令字旗橫擔在手。東攔西攔。一時橫顛豎倒的。不計其數。只見有個女人。面如霽月。目似春星。身穿藕合道袍。當面立任。火力士道：聖后駕到。速速站開。那女人道：我是要正。面接的。火力士就把旗柄在他肩胛上一逼。說過去。姑娘不動分毫。力士再用力一逼。姑娘遂靠過來。力士是經過。聶隱娘的。暗稱有些奇怪。雷一震不知高低。就扯了姑娘右臂。用力一帶。被女娘左手接住。他右手從穴道處。輕輕一按。雷一震遍體酸麻。按倒在地。笑道：原來是贖仙貨。力士乃向前作揖道：大娘休怒。請畧讓个道兒。待我等陪罪罷。那女人道：你如何識得我是大娘。火力士一時乖巧。



便順口道是我們聶隱娘仙師說過來。女人道既如此。我躲在一邊。汝可去報與隱娘。那時雷一震也。猜是有道術的。就深深陪個禮兒。女娘道。爾要知道。如今是女人的世界哩。早見火力士全着聶隱娘來了。女娘便上前稽首道。隱姊別來無恙。隱娘忙下寨。衛答禮道。我道是誰。却是公孫賢妹。只恐力士與將軍都要出些醜哩。力士道。虧我是遇過仙師的。倒還乖巧。雷將軍做了個臥虎的樣子哩。二人大笑。那女娘道。途次不便去見月君。爲我致意罷。又在隱娘耳畔說了好些話。就如飛的向南去了。看看月君鑾輿到來。隱娘近前將劍仙公孫大娘來迎駕。因括蒼地方

外史

第三十六回

四

有个女將正在厄難之中。前去救援。卽同他來匡助。不及在此候見。約畧說了幾句。月君大喜。見兩行百姓俯伏在地。都呼聖母娘娘萬歲。月君曉諭道。孤家無德於父老。何勞如此遠接衆人齊聲道。前年蒙聖母娘娘趕逐了賊太守羅景。至今萬民感激。月君又加撫慰。一番進得城來。轉入新建的行殿。次日呂軍師及文武諸臣會齊入朝。有頃聶隱娘傳出令旨宣示道。右者聖主執中立極。所以建都之地。宮闕必居中央。今齊王府在東偏。不宜爲皇帝行殿。可另擇閤廠院宇改造。一到正殿落成。卽可迎接帝駕。後殿不妨稍緩。至于向來文武各空署。文者改爲軍師。及監

軍府武者改爲將軍府。衆軍士仍撥營舍安頓。不許強占民居。犯者按以軍法。今旣建都於此。訪求皇帝復位爲第一大事。文武百官須衆議僉同。酌定四人出使。奏請孤家裁奪。諸臣得旨。各自散去。軍師私謂高咸寧道。昨日將趙天泰等五人密摺奏聞。今日帝師令旨。若爲不知者。是不可使也。獨是訪求建文。原要得舊臣遺老。今若舍此五位。有誰曾識聖容。高軍師道。但不知帝師之意。何以不用此五人也。少不得要再議。明日諸官畢集公所。皆默然無語。王之臣馮灌遽立起。以手指天。自表其心道。軍師豈以某等借此一語。希圖富貴。不是實心去訪故王者耶。何以緘

外史

第三十六

五

口不奏。呂軍師道。諸位先生之忠心亮節。田夫牧豎亦且知之。而况某乎。獨是帝師令旨。祇要四人。須去其一。誰應去。誰不應去。學生豈敢擅便。王之臣道。此最爲易事。何妨將某等五人姓名一同奏請。候帝師親點。便無異議。若要某等甘心自去一人。亦有所不能。何况軍師耶。高軍師接口道。不然。帝師明諭酌定四人。何敢以五名奏請。還是諸位先生裁酌見示。某等方可循行。迨至日晡。終未議定。次日諸臣又集。高軍師倡言。請五位拈鬮。以憑天定。那向在駕下舊臣。又要各表忠誠。請大家公闞。奏帝師裁定。時劉超見呂軍師躊躇。就道拈鬮固好。但迎復鑾輿。何等重大。



也。須於清晨對天至誠禱告。然後分關。今巳午後。豈可草草。高咸寧就先立起來道。小將軍之言甚是。又各散。爭當晚。呂師貞挑燈靜坐。正在凝思。忽報劉將軍要稟機密。軍師卽令召進。命坐於側。劉超道。某往常見軍師視強敵如兒戲。攻堅城若拉朽。機無不合。算無不勝。何以遣使一事。反若疑難。軍師道。汝尚未知。聖后不欲用此五人。而五人又必欲爲使。彼所持甚正。無以折之耳。劉超道。原來如此。卽起身辭出。連夜往見鐵景姚三公子。并阿蠻兒與副軍師。約定如此。如此。次早畢集。高軍師道。請五位先生分關。便可立決。呂軍師正要開言。只見劉超阿蠻兒鐵景景星。

外史

第三十六回

六

姚襄五人。搶向前來。厲聲而說道。我等父親。皆粉軀碎骨。上報舊主。今在帝師駕下。已久。歷有微勞。安見得某等不能去尋皇帝。畢竟是諸位老先生。全身隱節者。方克爲使耶。軍師知是劉超之計。恐在王之臣等五人。臉上不好看相。乃假意喝道。爾等皆年輕。毋得出此不遜之語。董彥果。賓鴻又進前道。今請駕下諸舊臣。與五位先生。并五位公子。各書名字。兩軍師爲之公關。四名更有何說。你一句。我一句。把趙天泰等五人。倒禁住了。忽報門外有五人。自言來請命去尋建文皇帝者。立等要見軍師。衆皆愕然。隨令速請。趙天泰見有兩個老些的。先進中門。却是故交。便趨

出相迎道。只爲我等要葬故主。會議三日。尚未決哩。說話間。五人已到。簷下。軍師等延入。大家箕踞一揖。不次坐下。趙天泰先開言道。此位是刑曹梁田玉。這位是禮曹梁良玉。當日扈從。建文皇帝出宮。我輩共十有三人。後奉帝旨。止令程濟。楊應能。葉希賢。隨駕而去。尚未說完。有一位少年頓然起立而言。說老先生且住。小子與這兩位。便是隨駕三人之子。小子姓程。名智。字知星。父親程濟。那一位少年就接着道。小子姓葉。名永青。是葉希賢長子。帝令父親改爲應賢。那一位也就說。小子姓楊。名繼業。父親楊應能。帝自名應文。用應字排行。都認爲師弟。以防不測。軍師道。

外史

第三十六回

七

然也。不但求帝。且是尋親。莫善於此。當時曾御史恨不能隨帝。今伊子公望亦正英少。正合四人之數。而又以完御史公之意。衆文武齊聲贊曰。真天意也。軍師方向趙編修說。帝師駕到之日。某已將五位一片忠心。密摺奏聞。不見批答。而反勅令酌議。是帝師不欲煩重先生輩也。大抵登山涉水。萬里間關。瘴癘風波。幾歷寒暑。恐非五旬之人所堪。前此李宗伯與曾侍御要去。帝師止許公望。第公望又不認識聖容。今若得此三位。雖亦未曾瞻覲。天顏然有父親在彼。尋着父親。卽是尋着故主。忠孝兩全。又何庸議哉。於是趙天泰等莫不心服。皆請帝師能知未來之事。軍師



立刻草奏達上。俄頃間滿釋奴飛馳而至。傳令云帝師召見軍師。遂同諸文武齊赴闕下。帝師早已陞殿。命兩軍師引進。趙天泰并程知星等拜畢。賜坐。帝師道：「孤家不煩老成之意。」宗伯李希顏知之亮卿等之心亦明矣。趙天泰等稱謝道：「敬遵睿裁。」帝師卽命會公望近前曰：「汝與程知星由江西而湖北。湖南至兩粵。六詔諸處。葉永青與楊繼業由江南而浙東浙西。至七閩諸處。四人分作兩路訪求。可於三日內卽便起程。上天下地。必須尋着。敦請復位。慎勿空回。四人皆頓首受命。軍師又前奏新到忠臣之子若干。已在午門候旨。月君隨令召見。魏袞等羅拜於殿簷之下。

外史

第三十六回

八

軍師逐一奏明姓字履歷。月君賜令平身。却見會彪相貌奇特。狼狽然有吞牛之氣。隨問汝父起兵討燕。爾亦在軍前否。彪應聲道：「是我爲前部。」月君又問：「爾勇無敵。何以至敗。」應道：「若論小將焉得敗。只因先父營中內變。反應賊人之故。」月君道：「這算个天意。爾用何軍器呢。」彪見問到武藝。心中喜極。應道：「是鐵蒺藜。重有六十餘斤。」月君卽命取到。令女金剛試舞一回。真个影若旋風。光如流電。會彪也呆了。月君命取女金剛鐵锹來。令會彪也舞一回。只覺重了十餘斤。學不得女金剛舞來。輕捷。月君又命取鮑師的鐵叉來。橫放在墀下。令會彪汝試舞此叉。彪疾趨向前。隻手

去舉竟有千觔之重。裝個硬漢。只用一手盡力舉起。怎舞得動。連忙放下道。不過擺着看的東西。怎麼教人舞起來。月君又論。還有件看的東西在。卽令將曼師狼牙棒取來。喚會彪。這個不須舞。汝試舉與孤家看。會彪用力雙手來舉動也不動。就做個蹲虎之勢。一手握定丫叉。一手托着把柄。掙命一起。剛剛離地半尺。額子內的筋漲紅得有麻繩粗細。喘吁吁放了。立起道。憑是誰舉不得。月君隨命聶隱娘。汝試將狼牙棒舞來。看只見隱娘走上。將三寸金蓮的尖兒。就地一挑。那棒跳起來。有五六尺高。一手接住。迴身便舞。但見

外史

第三十六回

九

似狼牙而非狼牙。是鹿角而非鹿角。舉起來。勢若熊掌。拔樹舞動處。狀如龍爪掣空。剎那間。疾勝風輪旋轉。滾滾中。不見仙娘姿態。彈指頃。烈如火燄橫飛。轟轟然。疑用電母神通。正是金箍仙棒無斤兩。要重還能十萬多。滿廷文武諸臣。看得眼都花了。那些舊將士。都知是道法所使。這些新到的。莫不驚詫。心中暗想。有此等本事。何不就殺向燕京。倒覺解說不出。看會彪面如土色。舌頭伸了縮不進去。兩位軍師皆含着微笑。隱娘舞畢。又將狼牙棒向空拋起。有數丈來高。輕舒玉手接了。丟在丹墀。向月君道。舞得不好。帝師休笑。只見會彪跪着。只是磕頭。說小將



頗有忠心。留着戎養馬執鞭也。罷月君諭道。汝聽軍師提調。就是要知道月君見會彪氣質太莽。自恃過當。難於駕馭。又且要借兵自將。所以用些道術。以制其心。馴其性。不是舞將來與諸臣作戲文看也。且聽下回再演。

又航曰。此篇爲一百回之主。古文家賓主相生。所謂主中主也。其難處在於一十九人出見。若無倫敘。便爲庸筆。觀作者以五位老臣不可爲使。自先設一大難。然後寫出隨駕三人之子。訪主卽屬尋親。更無可與爭者。而中間又夾出九人。從容敷寫。井井不紊。若晉之行師。整以暇。此主中而又有賓主相生之妙。具見化裁之手。

外史

第三十六回

十

賓門曰。韓柳歐蘇之文。如山峰之有八面。各顯奇象。若河流之有九曲。各生變態。加以風烟嵐霧。則不可得而名狀焉。然於點出題之正面。不過平直充當而止。了無奇義。此回題之正面也。乃前有公孫之奇峰。後有會彪之驚濤。雲雷風霧。飛揚乎筆端。作者其天縱與。

帝師勅議內外官制 軍師奏設文武科目

建文五年秋八月。君承制頒勅諭一道曰。今者行宮已建。訪迎聖主。復位存日。諸文武皆景附雲從。若不拜爵。何以對越天顏。獨是本朝官制太繁。銓法太疎。是懸缺以待人。非因材而授官。雖有知者不能盡其長。愚者亦可自掩其短。建文皇帝會委方孝孺。改較周官之法。惜乎逆變未告厥成。茲爾兩軍師呂律。高咸寧可會同在廷。諸臣斟酌損益。毋乖於古。適協於今。奏請鑒定。凡屬耆舊文武。咸授新爵。庶幾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其速欽遵施行。發下軍師府。呂律卽會同高咸寧。並諸臣集議。師貞謂咸寧道設官與取士二者相須而並行。若官制更張。科目仍舊。必有扞格而不能相通者。諸臣皆以爲然。兩軍師遂草成兩冊二疏。以示諸臣僚。設官疏曰。

外史

第三十七回

一

臣等竊聞軒轅立四相。重華任五人。而有一道同風之盛。商湯以伊虺爲阿衡。周武以旦奭爲師保。熙熙皞皞。後世莫有媿其隆者。何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肖者不得倖進也。自後世任法而不任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囿於法之內。而不能超乎法之外。於是巧佞者得因法以進。正直者每與法相抗而去位。是法者小人之利。君子之害也。夫秦繆西戎之霸主耳。得百里奚於牛口。



之下而以爲相。苻堅氐部之雄首也。得王猛於捫虱之間。而任之以國。豈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耶。故苟得真賢。則起於草茅市井。登之清廟明堂。斯之謂用人。君用一相而得當。則相之委任百工。亦莫不當。此豈區區焉積算徵勞。使之循階趨級者哉。故周官之制止於三百六十。而庶事畢舉。猶患其官之多。迨漢唐設官以千數。宋元以萬數。而事猶叢脞。日見其官之少。其故可思已。董子云。道者萬世無弊。賢者之爲人國也。治之以道。道爲百法之宗。又何法之可加哉。曼倩有云。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其功。是則法之謂耳。雖然。今距唐

外史

第三十七回

二

虞三代已數千百年。又豈能專任人而不任法乎。臣與咸寧等。準古酌今。擬定官制。在廷不過周官之數。在外則就本朝之制。減去三中之。一夫十羊九牧。其首必墮。一楫數工。其舟必覆。才大可任。則綱舉而目張。才不可任。則琴絲而控卷。故官之多寡。與國家之理亂相關。又豈可作法於奢哉。伏請睿裁云云。

官制冊

一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是爲元相。主坐而論道。參贊化育。變理陰陽。

一三孤 少師 少傅 少保

是為亞相主平章軍國綏懷夷夏不與庶事

一黃門尚書侍郎主察閣章奏批可駁否

通政通議下設知奏廳

一都給諫給事中主并閱詔勅獻可替否

一紫薇省大學士左右學士主侍天子經筵以備顧問

侍讀學士主侍東宮經筵侍講學士主侍東宮經筵

纂修學士主起居注撰文學士主擬詔勅文章詩賦

典籍庶士主校閱經史冊籍

一太冢宰掌邦治少冢宰主銓衡鈞曹鈞曹

大宗伯掌邦禮少宗伯主樂禮曹樂曹

外史  
第三十七回

大司徒掌邦教少司徒主財賦戶曹戶曹

大司馬掌邦政少司馬主軍旅餉曹餉曹

大司空掌邦禁少司空主刑火曹火曹

大司寇掌邦士少司寇主水土曹土曹

各曹設正郎副郎主事

一都憲御史僉憲御史監察御史

各道御史皆主繩愆糾下設勘問司

一國學司成司業司學

下設博士訓士主訓

一靈臺監正監丞主觀察星象下設天文生



一京府大尹

左右丞

左右別駕

分主兵刑賦役河防諸事

下設經歷司二員

外府倣此地僻事簡者遞減之

一京縣尹

左右尉

分主兵刑農禮樂水利諸事

下設巡司

外縣倣此地僻事簡者亦遞減

一州牧

左右判

分主兵刑禮樂賦役水利諸事

下設令史

一四郡設開府

員職兼文武若地處簡僻適加至八郡止

中軍

標兵

五營

每營一千二百五十名

中軍副將

主防守本郡城池並衛署倉庫

四營參將

兩營主分防兩郡兩營主分守各縣

外史

第三十七回

四

以下裨將牙將將校開府自行酌設

一二郡設巡道一員

亦兼文武

兵三營

每營六百二十五名

中軍參將

主防守本郡城

二營裨將

主分汛各縣道路

以下牙將將校自行酌設

一在京設五營將軍各一員

每營

各設兵一萬二千五百名

副將

各二員

參將

各二員

裨將各四員

牙將

各十員

將校

各三十員

一大元帥

不預設臨時簡文武全才特用

一羽林將軍等官

照五營之制每營鐵騎五千名即為變一儀衛

取士疏曰

竊聞拜官在於一朝而取士則在平日如栽木於山必  
采椽楠杞梓之材育魚於淵必求鱸鮪魴鯉之類而後  
可以任棟梁充鼎俎爲清廟明堂之用故西漢重經術  
而明經者爲最優東漢重節義而立節者亦最盛唐以  
詩賦爲科目雖法風華然其意旨實爲三百篇之餘波  
洋洋乎亦云美矣至宋王安石始創制執之文初亦竊  
附於經術自後揣摩沿襲遂爲濫觴由今之世漸至拾  
牙慧掇唾餘攢湊成文甚而全竊他人之作僥倖於一  
得雖掄元拔魁考其胸中則罔烏有先生也夫苟能闢  
發經旨卽片言數字亦可不磨若茫無見解雖千言萬

語徒成糟粕而必律以七篇之多亦奚以爲乃校勘者  
方摘其點畫之差訛字句之純繆從無議及經旨之當  
與否者如此取士其可用於世乎夫仕而優闈學學而  
優則仕理同而事異今則不然其任與學截然判作兩  
塗所用非昔者素學所學亦非今者宜用是何異於徒  
具虛舟無舵牙無帆檣而欲涉江汎海其不相率而覆  
溺者幾希夫如是則設官取士豈可以方柄而圓鑿哉  
臣與咸寧等解絃易轂更定科條與新設官制脗合相  
須而並行相濟而交用庶幾乎寓簡賢於用法之中寄  
循資於任人之外爲補偏救弊之一助云



取武士三科

一曰經術

陶鎔歷代諸家傳註更出已載文詞純正方為人穀若但沿襲宋人舊解者不錄

一曰經濟

經者經國濟者濟世大而禮樂典章次則兵刑財賦河防鹽鐵陰陽律歷各就所長試以策論文格合於唐

一曰詩賦

詩自合於六義體格貫乎三唐方能觀感教化若學宋元詩調竟成有韻之文者不錄賦取屈宋次亦歐蘇若作四六駢詞但尚浮華者不錄

取武士三科

一曰將才

試以將畧陣法可用矣令之治兵有效而後任之

一曰武藝

首重勇敢試以鎗刀弓矢勇藝兼優為上勇強於藝者次之藝強於勇者又次之如勇藝

外史

第三十七回

六

超羣不識字者亦用

一曰劍術

通神者人選餘皆不錄

一文武兩科之中果得命世奇才即如舉傳說於版築

拔淮陰於軍伍一朝可拜將相若夫中人原由資格

一科目之設全才為上偏才次之漢之治獄首推定國

唐之理財獨稱劉晏皆偏才也後世多有歷遍六曹

者豈盡人而全才返在二公之上乎即此二端而言

優於理財者勿使治獄長於兵畧者勿任禮樂餘仿

此

一衡文而取難定其品之邪正故虞廷之法試官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有敗檢終身黜逐是固懲惡之大權也

一用人易而知人難方正者必孤立而犯顏僉邪者必黨同而取容觀其素履察其幾微無有不得

一文士科須年登三十素有著作成帙者先送試官閱過然後赴試其定甲乙總以平素著述爲本不以一日之短長衡其優劣

一武士科不論年歲若將才亦須有著述可取而後許其應試其武藝一科但取技勇不試文字

一試期每年文武各試一科三年而三科皆遍縣試送

外史

第三十七

七

郡郡試送開府開府取而升諸朝六卿別其妍媸宰相定其甲乙天子欽點一元中者卽成進士皇榜無名者仍爲庶人

一廕生與之世祿吏員與之冠帶有志者仍由科目方行擢用

一外委武弁若牙將將校各員有勇藝者須由科目然後擢用

一文武科目總無額數每縣一二人或數十人或竟無人皆可卽府亦然但取真才以充實用

一冢宰銓選外官仍用掣籤以示至公而後召見廷對



長才任以冲劇才短調之簡僻方爲隨材器使  
一取士爲人臣以人事君之義如濫登者削職得賄狗  
情者皆斬晉賢者超遷至極品爲第一令典

諸臣閱畢莫不歎服遂請趙天泰等署名皆固遜不肯列  
銜兩軍師齊聲道此原爲建文皇帝典章諸位先生皆係  
舊臣義所當然弟輩不過代擬一稿耳趙天泰等方次第  
署上又移青州闕下老臣各署名銜會於公所拜奏帝師  
批曰卿等所奏斟酌今揆衡允當旣重立賢而亦不廢  
任法雖循資格而又不妨特簡具見經濟弘猷著爲令典  
昭示來茲隨拜李希顏爲少師趙天泰爲少傅梁田玉爲

外史

第三十七回

八

少保遙晉葉希賢爲太師程濟爲太傅楊應能爲太保正  
軍師呂律以大司馬兼知軍國重事亞軍師高成寧以少  
司馬叅知軍國重事王璉爲冢宰郭節爲司徒梁良玉爲  
宗伯馮灌爲司寇宋和爲司空周轅爲司成鐵鼎爲都御  
史胡傳福爲紫薇省大學士王之臣加少司空銜仍爲靈  
臺監正黃貴池爲黃門侍郎高不危爲京尹王鉞爲掌奏  
監餘聽冢宰量材授職至京營五軍以董彥杲爲中軍大  
將軍賓鴻爲左軍大將軍前營大將軍以劉超充之右營  
大將軍以阿蠻兒充之後營大將軍以瞿鵬兒充之皆兼  
舊職金山保小咬住赴京營練習暫授冠軍之職張倫倪

諒均授值殿將軍兼前侍衛其餘武員悉聽軍師分別任用正是猛將如雲直使淮南皆喪膽謀臣如雨已開濟北早傾心下回就見

香泉曰世道日漓人心日險爵俸位埒者幾微升遷之際便生忌嫉卽有耕莘釣渭之徒焉能驟登於廟廟乎似屬紙上空言不可措諸實用然有用之之法如國人都曰賢者雖位在令牧而竟越陞至開府卿貳其中材之守職者仍循資格若有不肖而穢跡彰聞者重則誅次則刑輕則黜逐盡除降級之令典夫豈有稍加降調而能使濁者清不肖者賢乎哉如是則外史設官之制

外史

第三十七回

九

可行已

南田曰崔相讀阿房宮賦因薦杜牧於試官此取士於素也若在場中握筆卽以牧之之才豈能有此至精之文耶但較以一日之短長則真耶僞耶倩製耶抄襲耶皆不可得而問或謂外史所云先觀其平素著述以定其學問之深淺又豈無竊他人之作以爲己有者容亦有之弟宋齊丘攫取譚樵化書千古正有此一事大抵所云著述是前人之著書立說之謂非今人之揣摩臆用稿卽謂之著述也焉得而竊諸人哉再祈曰此回書人所不欲觀也其有觀者胸中素蘊夫



經濟乎。然必與八十二回六科列榜之篇合而觀之。方  
得其取士之全法。作者蓋前後互相發也。夫取士與設  
官二者。雖相須並行。然使所取皆賢。官制卽有未善。亦  
無害於治國。是故取士爲重。余觀今之所謂士者。一郡  
一邑。動以千萬計。其可用與否。我弗知之矣。

外史

第三十七回

十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兩軍師同心建國

一公子戮力分兵

二軍師於建國之後。同心輔政。舉賢任能。剔邪除蠹。崇儒重農。養老恤孤。輕徭薄賦。不朘月而濟南大治。一日高咸寧商於呂師貞曰。齊地界乎南北。四無關河之固。旣建行闕於此。當思爲根本之計。今者春麥不豐。秋稼又薄。國費日繁。兵餉無出。何不乘士氣精銳。北取臨清倉粟。南取濟寧積貯。畧汶沂控淮泗。進則可取。退亦可守。先生以爲何如。某已草得一疏在此。遂進與軍師。其畧曰。臣聞古之立國者。必先固其根本。根本固而後進退由

外史

第三十八回

一

已。濟南雖爲大郡。但非建都之地。何者。因橫亘於南北。勢所必爭。而不可以一日苟安者。請以全齊之勢論之。武定爲燕薊之門庭。曹濮乃魯衛之藩蔽。沂州實徐淮之鎖鑰。登萊是海東之保障。今登州有守。曹濮無虞。所慮者。南有淮安甘萬雄兵。北有保河德州三郡強敵。南北交相粹發。我則疲於奔命。臣愚以爲臨清濟寧。乃南北之咽喉。今猶未服。發一旅而取臨清。則門庭固而渤海靖。進則可卷燕薊之地。分一師而拔濟寧。則鎖鑰嚴而沂泗安。進則可拓淮揚之界。東昌兗郡四無可援。將不勞兵而有服矣。且臨清濟寧。舊設倉廩。陳粟堆積。又



足藉之以資軍餉。一舉而三利備焉。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以百戰百勝之氣臨之，席卷全齊，只在指顧間耳。然後休兵息民，以俟乘輿復辟，或南征，或北討，臨期決策。至若目前急務，無有踰於此者。伏候聖裁。

呂師貞贊道：先得余心所同然。全齊已在掌中矣。遂連名上奏。帝師批曰：二卿深謀遠慮，悉合機宜。但南北殊途，其各分任。天討出於至公，勦叛撫順，須相須並行。務體孤家至意。於是公同分圖。呂軍師拈得濟寧兗州，高司馬拈了臨清東昌，就下教場點集將佐二十四員，精兵一萬二千。諸將佐亦請分圖。

外史

第三十八回

二

圖得呂字者十二員

小皂旗 彭 岑 雷一震 牛 晔 劉 超

張 鵬 馬千里 姚 襄 余 慶 俞如海

葛 纘 盧 龍

圖得高字將佐十二員

卜 克 董 翥 董 翺 孫 翦 曾 彪

楚由基 莊次踰 郭開山 瞿鵬兒 謝 勇

宋 義 阿蠻兒

二軍師下令。明日五更祭纛起行。後者軍法從事，忽報景奝都飛馬來。呂軍師見其面有殺色，遂道：奝都欲請行。

耶景星答道然也適已飛奏帝師某以君父大仇寢食不安故願戮力疆場稍盡臣子之誼女金剛又持到令旨宣諭道景星英氣凌雲忠心貫日正宜歷練戎行允以原官兼監軍使率兵先進軍師呂律從後接應勿使有虞欽哉勉旃景僉都心喜請以火力士爲先鋒呂軍師道力士祇能步戰宜於山谷險阻今齊地多平原大陸利於騎戰若以步敵騎雖勇奚施僉都因請用之呂軍師道旣如此可選善戰步兵一千令爲先鋒再選騎卒二千五百驍將四員僉都統爲中軍某追隨後塵佇聽捷音景公子笑逐顏開謙遜了幾句各自散去次早五更二軍師到演武廳時

外史

第三十八回

三

景僉都與火力士巴等候良久高軍師道真不媿爲景老先生令嗣祭燹已畢正在分兵起行有探馬飛報東昌府差人進降表并有軍師稟啟現候進止兩軍師全拆看時大槩說燕王靖難南下唯東昌一旅之力能折其銳厥後弗敢正視遶道而行濟南淮北遂無堅城今父老永懷故主猶如嘯昔聞義師定鼎盡願歸誠以副雲霓之望不勝待命云云將軍師遂發放來差云東昌官民稟知大義自應各仍舊職候帝師優詔遵行高軍師又分付道本帥平臨清回日當至本郡撫慰士民來差自赴帝師闕下進表不題且說臨清一州乃南北衝要之區向設有總兵官已



在濟南敗。今止有都司一員，姓賈名旅，守備二員，一名文豹，一名高爵。其知州姓竺，名石麒，貪狼異常，却有三名家將，一名尖刀王疋，原是吳中無賴，因持解腕尖刀，替人刺殺仇家，逃走到北邊，一名鐵鎚陳筋，兩臂青筋，剔起如繩，人以鐵鎚擊之，能用兩臂迎受，故順口呼此美號。一名太監邢突，做過太湖內大盜，絕無一莖鬚，所以稱做太監。還有三個術士，一知風鑑，叫做皮善相，一通陰陽，叫做楊爾葵，一能卜筮，叫做沈子蔡。皮善相相定竺知州，必竟出將入相，沈子蔡又卜得敵人若到，必致覆軍殺將。因此整飭戎伍，訓練甲兵，與賈都司等相商拒敵。武官見文

外史

第三十八回

四

官如此勵精，不敢不應承。獨高守備婉詞微諷道：我等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固不待言。但恐卵石不敵，雖盡忠而反誤國，亦不可不慮。及竺石麒道：這是要降賊的話。喝令左右爲我擒下王疋等，一齊擁上，立刻把高守備綁了，下令道：且囚在禁中，待我破敵之後，上聞而後誅之。卽點起五千入馬，盡數出城，扎下三個寨柵。中是知州，左是都司，右是守備，不兩日，先鋒楚由基領着五百精兵，早到臨清界。上竺石麒令楊爾葵先望敵軍氣色，仔細看了一回，說道：敵兵之氣，陽中帶陰，且先小吉而後大凶。竺石麒分付善射手，若敵軍來近，惟以亂箭射之，令其先亦不小吉。頃刻

間賊殺震天。對面五百健兒。雁翅排開。一將當先出馬。帶一頂鑲金鳳翅盔。額正中嵌一顆明珠。穿一件砌銀龍鱗甲。胸前後護兩輪寶月。襯一領松綾千鶴戰袍。扣一條藍玉雙螭鞞帶。左懸犀角鐵胎弓。右插鵬翎金鏃箭。手持一枝透電方天戟。坐下四足追風銀合馬。認旗上寫得分明。先鋒百勝楚將軍。竺石麒見了。也覺驚心。命家將小心出戰。王疋飛馬而出。大聲道。可認得俺尖刀大將王疋麼。楚由基更不打話。徑殺過來。兩將交鋒。不合。被由基一戟洞胸而死。立馬橫戟。指着對陣道。燕賊萬上將千員。不勾兩陣殺盡。爾等蟻螞蟻也來。

第三十八回

五

耶手中納命。豈不污我面戟。竺石麒大怒。教放亂箭。基乃勒馬緩款。而回。當晚高軍師大隊已到。聞先鋒得勝大喜。下令防其劫寨。小心巡視。却說竺石麒折了一個家將。心中微有悔意。而且大言在先。欲罷不能。甚爲納悶。楊爾葵道。明日交戰。別有妙法。石麒道。爾言先小吉。倒應得大了。但不知後太凶。作何應法。楊爾葵道。某之法。正使彼應犬凶之兆也。乞與我猛將一員。精兵一千五百。於五更時分。待我抄出背後襲之。畧俟其陣亂。明公掩殺其前。使彼首尾難援。此小秦王之所以破寶建德也。竺石麒大喜。依計而行。早有伏路兵報知高軍師。軍師大笑道。我卽



不備亦無懼然必須今日乘機破之遂登將臺將令旂招  
動排一個陣勢外方內圓外四面方如棋局兵士在南者  
向南在北者向北東西亦如之內圓則左右環繞宛然一  
個太極圖郭開山粗知陣法看了又看全然不解因問軍  
師軍師曰方圓立陣肇自軒皇法太極方輿之制尚父廣  
其意而為三才四象武矣因之而化為八卦名曰八陣陣  
有八變其體皆方此方陣變化之妙至於極者藥師之六  
花有六變其體皆圓此圓陣變化之妙至於極者若帝師  
之制五行非方非圓前首後尾中有二翼其形如鳥名曰  
實有七陣此又渾融於六花八卦之間權衡於三才

身之外非天縱之聖不能也若夫八陣之妙包含在內  
長於守六花之妙顯著在外利於戰至五行之妙或隱或  
顯亦奇亦正能伸能縮可散可聚戰與守皆利陣法至此  
神乎神乎今區區小陣不過兼并方圓二陣之制畧加變  
通如蘇若蘭之璇璣圖其象圓也而載圖之錦質本方也  
外方四面可以拒敵人四面來攻內圓四層則每一層之  
兵可以分應一面若全體引而伸之亦成常山之蛇一時  
應急可以用之正在講論後面敵兵已納喊而來高軍師  
笑道割雞馮用牛刀早見後陣卜克躍馬挺鎗當先殺去  
正迎着將身穿皮甲手舞雙鐵鎚如旋風滾至卜克大

喝一聲神鎗早到那將急側身一躲鎗在左肋邊過去就  
丟了左手鐵鎚挾住鎗桿右手一鎚當頭下來卜克已掣  
鋼鞭在手向上正迎個住就順勢將鞭逼着鎚柄直削到  
那將手腕上用一勒把个大指食指勒斷只得棄了鐵  
鎚兩手來奪鎗卜克却飛起鋼鞭照頂門打下那將自恃  
臂膊硬掙奮然舉迎訖擦一聲膀子兩截墜於馬下又復  
一鎗完了性命楊爾葵見勢頭不好急欲走時被卜克飛  
馬赶上活捉過來那些小卒發一聲喊登時星散竺石麒  
遠遠望見心中着忙說要大家決一死戰高軍師大隊人  
早已衝殺過來並無一人迎敵竺石麒手足無措遂先

第三十八回

七

馬奔跑衆軍大潰但見人頭滾滾墜地楚由基大呼與  
你們小軍無干可速投降軍士都丟棄鎗刀羅拜於地郭  
開山與會彪緊追着賈旅文豹董翥董翽宋義飛趕着竺  
石麒那突將到弔橋邊只見城上豎了降旗高守備領着  
數百人殺出大叫道竺知州我來請你去寫奏章上聞哩  
說聲未了白鬚老人輪着條鐵扁担夾馬頭下竺石  
麒倒栽葱撞下地來董翥飛馬先到喝令衆軍士拿下董  
翽宋義又活捉了那突並沈子蔡皮善相後面高軍師與  
兒孫翦由克等一齊都到高守備下馬迎接進城到  
郭開山會彪各獻了賈旅文豹首級高守備押



着竺石麒麟向前跪下。只是叩頭求降。高軍師到有寬恕之意。那些衆百姓湧進轅門。齊聲喊道。竺知州殺得我們臨清人勾了。有个白鬚的前稟道。小的叫做心好漢。因這位高守爺做官兵。民愛戴。被竺知州這賊拿來。顯禁說得勝。後要殺他。是小的不服。糾集了衆兵民。打開牢門。救將出來。迎接大兵的。今我等見軍師不殺這萬惡的官。滿城百姓將來都要死在他手裏。那楊爾葵。沈子蔡。與邢太監。皮善相。都是挑唆知州害百姓的。只有余州判是个善人。做官也好。吏目也還去得。我等公道良心。歹的說歹。好的說好。只求軍師爲百姓做主。高軍師立命將竺石麒麟等五人。

第三十八回

八

展斬市曹。就陞高守備爲叅將。駐守本州。又陞余州判爲知州。其吏目原官如故。一時帥府門外。雷聲如雷而散。又命郭開山盤取臨清倉廩米石。給散本州兵餉。分撥已畢。卽起身前往東昌府巡視去了。如今說濟寧一州。正當南北之中。人民殷富。戶口繁庶。地臨清更勝州之北五十里。有个分水口子。其泉脈九十九出。自萬山之中。彙注於此。七分向南。三分向北。燕王卽位之後。計欲引導此水。開達河渠。以通漕運。用富昌伯房勝監督河道。設有河兵七營。共一萬五百名。副叅游守五十餘員。而有些本領的。止副將王禮。叅將徐政。游擊龐來興。丁勝。王宗等。其河兵一

半多係空糧。卽現在者亦不做工。惟僉取民夫力役兵餉。總歸私橐。合州怨聲載道。聞知濟南已失。恐民心生變。遂撤河工之役。挑選精壯者補伍。已勾一萬之數。城池堅固。糧米充足。可戰可守。監河房勝又係靖難時宿將。稍有謀畧。早於城外結下五个寨柵。以待敵至。時火力士統着步兵一千先到。房勝在將臺望見。顧謂左右曰。人人傳說青州妖賊利害。原來只是如此。遂揮衆將率善射手五百名。長鎗手二千名。乘其遠來疲乏。不待他站住擺隊。徑行卷殺過去。可以立破。王禮等得令。頃刻點兵迎去。箭利馬逆。若風雨驟至。步兵如何抵當得住。被他一衝。四下分散。

火力士雖然勇猛。舞動雙鎗。打死幾個。無奈派掌難鳴。只得隨着亂兵奔走。王禮等趕殺有十餘里。遙見塵沙漲起。接應兵到了。原來是雷一震。馬千里二將。率輕騎五百疾趨而至。王禮等見來兵亦屬無多。卽揮令軍士迎敵。混戰一場。不分勝負。各自收兵。景僉都中軍人馬當晚亦到。遂於高阜處立住營寨。火力士自己縛縛請死。景僉都道。我與汝義同兄弟。豈可如此。我當請削官職。戴罪圖功。計點兵卒。死傷大半。乃連夜具表引罪。并作一啟。達上軍師。軍師亟引衆將飛騎前來。勸慰。因賢裔梓精忠。蓋世四海。盡知偶爾小挫。何足爲論。且不佞爲主帥。而使先鋒失利。余



之罪也。與僉都何洪。今當進兵破之。遂令小皂旂彭岑。各引五百壯士爲先鋒。直逼敵營。房勝大笑道。些小草寇。何以王師收績。想必有些妖術。卽命軍中殺取猪狗血。并穢糞之類。預爲整備。小皂旂一馬當先。大喝募國賊徒。天兵到此。不降何待。房勝見有皂旂一面。插在背後。曰。此必妖人也。吩咐衆將。只要敗。不要贏。引入陣中。擒之王禮。卽撥馬出陣。罵道。草賊恃有妖法。可知道死在目前。小皂旂罵道。瞎眼聾耳的賊。我堂堂王師。豈用邪術。快放馬過來。交手不數合。小皂旂霍地撥馬而走。王禮縱馬追時。房勝令軍士大叫勿追。忽聽得弓弦一响。咽喉早中。兩腳

朝天墜於馬下。王宗驟馬出救。不隄防。又是一箭。應弦而倒。火力主認得是王禮。王宗率部下飛逃出去。捨回屍首。來稟景僉都與呂軍師道。此弟兄二賊。就是害故主王御史。乞賜與末將。腕心祭奠。以慰故主之靈。軍師大喜。命用太牢玄酒。設位致祭。卽暗傳將令。今日連殺二賊。彼已喪膽。若亟攻之。則逃避入城。援之非易。始退兵二十里安營。只見力士部下小卒。倉皇奔來報說。大將軍祭畢。王御史已到了。衆皆大駭。景僉都問是向故。可有話說。小卒道。大將軍教轉稟軍師與監軍。說向來偷生者。只爲御史之仇。未報。今幸張將軍連射二賊。我得藉以報故主於地。

下且昨日兵敗負罪匪輕亦何面目立於人世獨是有自  
景公子大恩俟來生報效耳言訖立拔劍自刎我等飛救  
不及景僉都不覺失聲痛哭呂軍師道此義士也監軍勿  
哀命備棺以將軍之禮葬之但知道退舍安營大軍師別  
施妙策更誰料摧城殺敵女飛將合建奇勳下同若何姑  
試觀之

在園曰予觀諸公子中若景星才畧當爲冠軍何故初  
任將而遽折其氣耶且呂軍師既知步不可以敵騎又  
不以馬夾步而用之若爲使之敗衄者耶此蓋作書者  
亟欲收拾火力士也雖然力士亦一勇將其亟去之也

第三十八回

十一

何故要知力士一勇之愚夫僅足以任博浪一椎耳若  
用以爲將必至屢敗屢敗而處分之外史之病也外史  
中皆忠義之士不可以行軍令余竊知作者之旨評論  
如斯

遲荆山曰呂與高兩公料機應變大畧合符要知咸寧  
之才已踞百尺竿頭師貞則能於竿頭更進一步此御  
風而行非人力所可幾及者伏籠之於鳳雛亦然

燕客曰火力士列之諸將隊中本無可以出色之處作  
書者以下報王御史爲結局儼然爲他存一義士身分

筆有苦心



美貞娘殺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劍使

話有分頭。大抵文章家有正斯有奇。有離乃有合。譬若山之有脉。水之有派。從本源處。迤邐行來。忽分一脉而爲幹。龍忽別一派而爲支流。離奇夭矯。曲折疎宕。孤行數百里。忽又廻注於正脉。正脉之中。合而爲一。然後知山脉之靈。水派之奇。有莫可端倪者。如此回書之脉。派初若不知其所從來。直到公孫大娘下括蒼。敲漁鼓。方悟月君駕下青州。已暗伏公孫大娘一脉。如濟水潛行地中。至此方見其發揚之狀。至若范飛娘事之發覺。正在濟南交戰之時。若便敘於建都之後。則如藤蔓纏松。雖極縮合。終屬二本。今

第三十九

一

出於軍臨濟寧之日。乃是倒流逆折。旋龍廻輪。而直注其本原。天然結一靈穴於此。而又幻出女秀才一段。猶之乎更引別派之波。彙作水口。驚濤駭浪。若漢沔湘三川交會。不亦爲大觀哉。而今演出當日洪武太祖設立燕山六衛。衛各設兵三千。有配軍姓儲名福者。入衛已經數年。在北地娶得一妻范氏。小字非雲。是將門之女。慣使雙劍。神出鬼沒。而又姿色明艷。性格溫和。人皆稱爲女中飛將。故又號曰飛娘。燕王靖難兵起。調衛卒入伍。儲福憂憤不食。慟哭不止。飛娘勸喻之曰。事到艱難。機須決斷。儲福哽咽不能言。謂飛娘曰。我雖配軍。頗知大義。豈肯充亂賊之隊伍。

耶我與汝結褵未久。且岳母孀居。汝宜相依爲命。我亦有老母在故鄉。決意潔身回籍奉養。天年明日。卽與汝永別。飛娘道。君之母。妾之姑也。君有忠孝之心。妾獨無忠孝之志乎。我母自有昆弟奉養。無煩置念。儲福曰。不然。我家括蒼。距此五千餘里。係是逃回。比不得從容行路。那能同走。且使汝母汝兄弟。永無相見之期。更爲不忍。飛娘曰。事當權其重輕。若論跋涉艱難之死無怨。儲福曰。多謝賢妻。旣有此美意。則不必通知汝家。收拾行李。卽于四更起行罷。是晚預僱了短盤牲口。夫妻二人一晝夜走三百餘里。料燕王不能遠追。然後按程而進。到了處州府縉雲縣柘蒼

史

第三十九回

二

山中尋着母親。悲喜交集。於是儲福樵薪。飛娘辟糞。竭力以養母。山中之人。稱爲孝子。孝媳。過了三年。頭母老病。亾晝夜泣血。躬自負土。葬于祖墳之旁。十日。傳有新天子。詔到縣。儲福同山村農叟。出去探聽。方知燕王奪了帝位。儲福一路哭回家內。謂飛娘曰。我今與汝永訣了。汝年甫二十二歲。又無子嗣。家業我雖有。兄弟母且不要。何況于嫂。我死之後。汝宜自擇佳耦。毋使終身顛沛。我黃泉之下。也得瞑目。飛娘揮淚曰。是何言也。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嫁二夫。不意君之尚不能知我之心也。君爲義士。我豈不能爲節婦。若欲殉國。我豈不能殉身。母子姑媳。當相携于



九泉路上。獨是不能爲國復仇。死有餘憾。儲福道。今天下  
一家。我與汝做得甚事。惟有死耳。遂扼吭而死。飛娘乃拈  
据備棺殯殮。日則呼號靈前。夜則藁臥棺上。計圖葬夫之  
日。自投曠中。時縉雲縣韓令。喪耦。聞飛娘新寡而美。意欲  
納爲繼室。令教官約同山叟爲媒。通命于飛娘。飛娘正言  
拒之曰。妾聞縣長主持風化。教人以貞。不聞教人以淫也。  
况是治下庶民之嫠婦。又豈可爲父母官之伉儷。女子之  
道。從一而終。若逼再醮。可持頭去。教官知飛娘志不可奪。  
隨復縣令之命。且述其素行貞孝。韓令曰。有是哉。我當獎  
之。豈敢犯之事。遂寢不數日。又有處州府別駕范希雲。少

第三十九回

三

年。佻闊。饒有丰姿。係薊州人氏。是援例出身的。平生漁色。  
內外兼好。適太守丁艱。鑽謀攝得府篆。民間少艾婦女。常  
被姦污。貪淫之名。合屬皆知。早已聞得飛娘姿容絕世。今  
又傳說喪了丈夫。縉雲知縣謀娶不能。乃搏掌大笑曰。彼  
一醜夫。豈配佳女。這自然我當受用的了。恐又不肯作妾。  
心生一計。傳請經歷。託言要緣个淑女。主持家政。亦稱夫  
人。近聞縉雲山中。范飛娘新寡。我與他同籍同裏。同名同  
姓。豈非天作之合。卽煩行。這个月下。老人也還做得過。  
經歷欣然。遵命。眼隨了好些衙役。徑到縉雲山中。請見飛  
娘。飛娘只道縣官又來。則纏便發。請道。好个沒廉恥的。朝

廷名器就輕似微塵。也不把个知縣與這樣畜生做。經歷接口道。這縣公也不自量了。我是本府經歷。並不爲一小知縣而來。請出面言。飛娘在內回說。山村野婦。不敢相見。夫人有話請說。經歷就把范通判之命。述了一遍。又道。卽日實授太守。現做黃堂正夫人。不可錯過。飛娘聽了。暗歎。日氣道。死期已逼。待不得葬丈夫了。又見他跟隨人衆。恐一時激出事來。乃婉言辭道。太守表率十邑。又比不得縣正。風化攸關。豈容強納民間寡婦。願夫人裁之。經歷道。此言差矣。遣媒通命。先王之禮。且爲正室。正是太守公風化之意。他日受了誥命。衣錦還鄉。豈不榮耀。切莫執拗。致

生後悔。飛娘抗言道。匹夫匹婦各有其志。若用強逼。頭可斷身。不可辱也。經歷乃將機就機。巧言道。娶正夫人。豈有用強之理。這個不消慮得。我卽去復太守公之命。自然名正言順。斷不使人委曲屈節的說罷。竟有起身去了。過了幾日。只見經歷督領夫役。臺到聘禮。白金五百兩。彩緞五十端。及珠翠鈿釧等物。堆滿草堂之上。飛娘見了。怒氣填胸。恨不得就把經歷剜做肉泥。又一想。可恨的是賊太守。心裏已定了主意。就說吾來會允。何得來送禮物。經歷道。新夫友親。只說是用強。斷乎不取。則不用強。定是允的了。若交翻悔。恐使不得。飛娘道。旣如此。依得我三件事便成。



若依不得。雖死不成。經歷道請新夫人見論。飛娘道。一要寬半月待我葬夫。二要太守親迎。三要在此處成親。經歷道。第三件恐褻瀆了些。飛娘道。有个緣故。太守夫人知道。實慧與否。若一進署。就是妾媵之流。直待夫人遣使。以禮來請。方可如命。經歷點點頭道。大有主意。卽向上一揖道。都在下官執柯的身上。隨回到處州。稟復范太守說。要寬半月。正是月望佳期。豈不八月交輝。太守大喜。三事都依了。經歷又到飛娘處訂定。更無他說。山中田夫村婦。皆不疑飛娘是假允。返道如今富貴。是天報他的孝心哩。且說飛娘想這五百兩聘禮。都是貪賊悖而入者。悖而出好教

兒

第三十九回

五

他人財兩失。就把些來葬了丈夫靈柩。相近婆婆墳旁。又把銀一百兩與小叔。爲四時祭掃之資。一百兩布施與大士菴的尼僧。令其塑尊白衣觀音寶相。剩下銀兩多捨與山村窮苦的人。屈指一算。到十五只有四日了。心中悽悽慘慘。備了些祭奠的蔬果。倩人挑到婆婆丈夫墳前。燒了紙。鏢拜了。又拜痛哭了半日。哀哀叫道。婆婆丈夫聽者。五日之內。媳婦就來伏侍。婆婆與丈夫了。心中傷痛之極。一時昏倒在地。半晌方甦。獨有一个孤孤另另的。走出山口。坐在石上。定神兒。見有个道姑。敲着漁鼓。緩步而來。飛

娘看時。那道姑

面如滿月。髮若飛雲。目朗眉疎。微帶女娘窈窕。神清氣  
烈。不減男子魁梧。手敲漁板。聲含園苑。琪花脚踏。棕鞋  
色染蓬壺。瑤艸。

道姑走近前來。打個稽首。飛娘連忙還禮。問道。你是那方  
來的。答道。貧道從終南山來。雲遊五嶽。無處不到。今要化  
頓齋。不知娘子肯麼。那時飛娘滿胸仇恨。恁有心情。便道  
我已。是泉下的鬼了。莫向我化道姑道。若有愁煩。我可以  
解得。何消說此狠話。飛娘道。恁是神仙。解不來的。道姑說  
道。我不信。且待我唱個道歌。看解得解不得。便敲着漁鼓唱  
道。

久見

第三十九回

六

平生一劍未逢雷。况值興亡更可哀。蠻女猶能氣盖世。  
貞娘何事志成灰。中原劫火風吹起。半夜鼙聲海湧來。  
自有嫦娥能作主。一輪端照萬山開。

飛娘聽他唱得有些奇怪。就道如何不唱修行的話。却唱  
這樣感慨的詩句呢。道姑順口道。只爲娘子心中感慨。我  
這道情也不知不覺的唱出來了。飛娘見他說得有些逗  
着心事。便道。煩請道姑解說。與我聽。道姑說這容易。首  
二句是有才未遇。正當國變之話。第三句說武陵女子微

仙徵貳的故事。第四句請娘子自思。第五句是說山東大  
學義師第六句天機不敢頂泄。第七第八句是說義師之



王却是個女英雄也。飛娘又說：「你是出世之人，爲何說這些閒事？」道姑說：「總爲娘子說來。」飛娘是鼓靈慧的，便道：「既承道姑不棄，可到寒家吃了齋，細說何如？」道姑道：「我要與娘子解悶，若不把心中之事實說與我，到底汝之愁恨，終不能解。連我之齋也吃不下。」飛娘見他有前知的光景，就把范太守的話，一一告訴了說：「我只待殺了他，然後自剄。」道姑說：「殺這賊胚，如屠雞犬，直得把命抵他。」飛娘道：「不是抵他，是要完我節烈。」道姑說：「請問爲國報仇，爲夫泄恨，做古今一個奇女子較之一死孰愈？」飛娘道：「雖素有此志，然一婦人何能爲？」道姑冷笑道：「唐月君亦一婦人耳，怎的他」

就能爲我實對娘子說罷，遂將唐月君起兵及目今定鼎始末，并自己來意細述一遍。飛娘道：「依道姑怎樣行呢？」答道：「這是你的大事，但要殺得乾淨，我同你竟到山東，尋這位女英雄，建立千秋事業。」流芳青史，不好麼？」飛娘道：「我已許過丈夫，他在黃泉路上等，我豈肯負了這句話呢？」道姑笑道：「這是孩子的話，如今做的是全忠全孝全節烈之事，難道是去嫁了人，負了丈夫麼？」飛娘道：「如此我意已決，隨請道姑到家住下，到次日，飛娘將行李結束，小小一包，把這些緞疋都堆在草廳中間，一個神兒上道，使這賊狗奴見之不疑。十四日又到丈夫墳上痛哭一場，將要到山東」

的事情暗暗泣訴。回來天色已晚。見道姑裝做貧婆模樣。飛娘問是何故。道姑說。粧做僱來炊爨的。飛娘道。甚妙。當夜睡至二更。忽見丈夫走到房內。懽懽喜喜的說道。賢妻。名在仙曹。當到山東。做個女飛將。名蓋天下。但求爲婆婆。與我討得兩道封誥。光輝泉壤。也不枉我殉國一場。飛娘一把扯住道。我要與丈夫同去的。儲福把衣袖一拂。忽然驚醒。不禁嗚嗚咽咽哭起來。道姑聞得。忙問何故。飛娘把夢中話說了。道姑說。何如。你丈夫早已懽喜。你爲何反哭。哭得紅腫了臉。明日難以做事。飛娘就起身。與道姑步出庭中。見月明如水。不覺神思頓爽。因問道姑說。我連日心

上有絲沒緒的。還不曾問得道姑姓名哩。道姑應道。有個帖在這裏。便在袖中取出兩把劍。長止數寸。道這就是姓名。飛娘道。小小刀子。如何便是姓名。道姑說。你嫌他小麼。風中一幌。遂長有七尺。飛娘道。原來是神物。道姑一定是劍仙了。道姑道。豈敢。我的姊姊。聶隱娘。現在輔佐唐帝師。前日已會過他。說與你同去的。飛娘道。道姑也是姓聶了。道姑道。仙家姊妹。何必同姓。公孫大娘就是我。飛娘道。妾之不才。何幸得大仙到此相救。就拜在地下。說弟子願拜劍仙爲師。公孫大娘道。這个使得。但不必稱師父徒弟。只稱姊妹罷了。公孫大娘。卽將劍術細細講究一番。飛娘



昏心領神會。看看天曉。公孫大娘催促梳粧。飛娘道。姊妹。倒象个爲我做媒的。公孫大娘道。不是。我今要把你嫁與山東姓唐的了。大家笑了一會。不到上午。只見呼么喝六的范太守到了。經歷先進來一看。公孫大娘回道。新夫。人早已打扮諸色完備了。經歷問汝是何人。公孫大娘道。致目前。新夫人催我來相幫的。經歷大喜。隨稟知太守。自往縉雲公館去了。范太守下了轎。步進門來。飛娘立在草堂簷下。見這個太守。輕腳輕手。活象个粧旦的戲子。范太守端視飛娘。如何標緻。只這

亭亭玉骨。宛然修竹。凌風灼灼華顏。儼似芙蓉出水。一

第三十九回

九

笑欲生春。忽有霜威撲面。雙眸疑剪水。何來電影使人。今日裏。只道襄王雲雨來巫峽。霎時間。那知娘子兵戈上戰場。

太守心中暗喜道。有媚有威。是个夫人福相。飛娘只是站在簷下不動。范太守道。下官薦先了。就一手拉着飛娘衣袖。同進草堂。深深四揖。飛娘也回四福。說太守公遠來。無物可敬。范太守道。敢勞夫人費心。就叫把備來酒筵擺上。分付衙役們山口伺候。家人門首伺候。一个不許入來。又見公孫大娘在旁。就道。你也迴避迴避。公孫大娘出到門首。安頓衆人去了。太守斟起一杯香醪。爲飛娘定席。飛娘

也只得斟一杯答禮。對面坐下。太守就一口乾了。飛娘也乾了一杯。太守喜極。又換過杯子來。斟滿了。遞在飛娘面前。說吃個交口。雙杯。只這句話。飛娘揆捺不定。立起身來。道妾告个便。向房裏逕走。范太守喜孜孜。笑吟吟。慾火已熾。恨不得就赴陽臺。乘這個便。隨後也走將來。飛娘進房。聽得後面脚步响。左手向後一招。右手已掣取壁間挂好的劍。飛轉過身。劈面剝去。用力太猛了。把范太守的臉兒。竟砍做兩半。撲的倒在地下。又復心窩裏一劍。直透後心。罵道。殺才還便宜你。與我同吃了杯酒兒。掣着劍。如飛的走到前邊。大門早關上的。見公孫大娘在門內站着。有十

第三十九回

十

來个家人。多在耳房內酣飲。被兩位善女人趕進。排頭砍去。殺个盡情。公孫大娘道。可換去血衣。悄然就走。獨是山口人多。恁處。飛娘道。別有一條樵夫的路。走出去。已離此二十多里了。於是關鎖了前門。在後面推倒小墻。而出。兩人相扶相挽的。竟下金華。至蘭谿。公孫大娘道。若走杭州。必被他們趕着。我今由嚴州抄出徽州。到蕪湖。轉至滁州。從河南折入山東去罷。一路無話。看看行至亳州地方。正欲下店。見有个秀士。携一童子。也在那裏投宿。公孫大娘悄悄對飛娘說道。我看這個秀士。是女扮男裝的。明日我們尾着他。走待他解手時。看他一看。飛娘笑道。倘若是个男



子。這一看好沒意思。公孫大娘道：妹子到底還是女娃娃。我們雖然修道，也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若有行姦賣俏的，向前來一刀揮爲兩段了。不要說一個男子，縱有千百個赤條條在那裏，我就看看有何害呢。飛娘笑道：我不信做了仙家，倒是這樣撒潑的。要是這樣，爲何又有思凡的仙子、公孫大娘道：這話辨駁得好。你不知仙家各自有派。我們劍仙屬之玄女娘娘，只是殺性難除。那風流有才情的仙子，又是西王母娘娘爲主。偶然有个思凡下降的，還有斗姥娘娘，都是女宿星媛，立功行而成的。若女子而成地仙者，統於驪山老姥。又有后土夫人，則四海五嶽女

神靈之主也。舍是則爲旁門。我教中大槩是義俠節烈勇毅的女子。所以不怕見男人的。飛娘聞言，自喜得爲劍仙。就道：我明日看他過了一宿，清早起行，差不多有二十里。那秀士揀个僻處小解，二人就抄在後邊，也蹲在地下看時。秀士小解完了，手擎着幅方絹兒，擦了一擦，擻起雪白屁股來，半被朱門，剛剛與二人打个照面。飛娘不覺失笑。秀士回頭一看，認得是昨晚同宿的，就道：大家是一般樣的東西，有何好笑。公孫大娘道：我們也要小解，所以在此。不期你作把美髯獻出頭，戴着方巾，腳穿着朱履，半中間却有个鬍子，張着嘴兒，吐出个舌頭，豈不好笑。秀士道：我

是不得已而爲諸看你二位顏色也。還改个男粧方爲穩便。飛娘走近前道。不改便怎的。秀士道。莫嘴強。目今青州起兵。是位聖姑娘。娘娘路上盤詰女人。比男子更爲利害。拿去就算。是奸細。像你們那樣風流的。且被他們軍士弄个不亦樂乎。公孫大娘笑道。焉知我們不是男改女粧的。女秀士道。我不與你鬪嘴。大家走路罷。公孫大娘道。我偏要同着你一路帶挈走走。省得他們盤詰。你若不肯。我到關津渡口。把你扭住。一口喊破。不怕不拿去做奸細。弄个不亦樂乎。那女秀士是心虛的。恐怕夾撒了大事。假意道。你兩位要我挈帶。也要好好的說。怎麼歪厮纏起來。公孫大

娘道。說着。頑兒呢。女秀士心上厭他。兩個想道。不如耍他一耍。擺脫了罷。就捻訣念咒。在那童子頂上也暗暗畫个符兒。使出个隱身法。登時不見了。飛娘方欲驚訝。公孫大娘捏一把道。莫則聲。就飛騰到女秀士跟前。揪了耳朵。笑說道。你混甚麼鬼過眼。子女秀士吃了一驚。便道。怎麼動粗起來。就拋了那童子。使个遁形法。又不見影兒了。原來女秀士大有幻術。竟把个身子嵌在一科大松樹內。若是凡夫之眼。但見松樹。不見有人。這比不得五行遁法。一遁千里。不過借件物兒藏匿身子。原是旁門之法。暫時遮掩的。公孫大娘左右一看。走到松樹跟前。笑道。我若一劍



把你連樹砍做兩截了。這樣耍孩兒的法子，弄他做甚，便一手扯了女秀士出來。女秀士不覺大駭，就說你有不要孩兒的法也，弄個把我看看。公孫大娘道：我就學你的隱身法。你若看得見，我拜你爲師。何如？女秀士道：快請做。公孫大娘恐怕他也看得見，隱了身子，却又暗暗升在半空。女秀士四面看了一回，茫然不見，只管瞧那范飛娘。飛娘也不知公孫大娘有這樣道術，假意說道：我是看見的。就叫道：姊姊出來罷。公孫大娘應說：我要去了。女秀士聽來聲在空中，以手搭着涼篷，仰面細看，好個皎皎青天，連雲點兒也沒有。乃大贊道：好妙法，好妙法。公孫大娘輕輕

落在女秀士當面，現出形相，道：怎的就看不見？女秀士道：我的法是異人傳授的，出入帝王公侯將相之家，莫不欽敬。不期今日被你看破。我問你二位實係何等人，要往那裏去的？公孫大娘道：我且問你向來出入王府，可認得個女秀才劉氏麼？那女秀士見說了他真名字出來，知道是異人，也不敢相瞞。應道：只我便是。女秀才劉氏、公孫大娘道：而今要往那裏去呢？答道：要到濟寧尋個主兒。公孫大娘道：只怕你去尋的主兒，就是要尋我的主兒哩。女秀才道：這這怎說？公孫大娘道：那主兒可是姓唐？女秀才道：正是。公孫大娘就將自己與道飛娘的姓名及殺太守情

由并如今去投他的話說了。女秀才道：「若然我們是一家人，就把自己向在駙馬梅殷府中用術魘禁燕王。不意梅駙馬被燕王賺去殺了。又來拿我，我就隱身到宮中去殺他。不意他福分大得狠，每日有神將列宿護持，不能下手。只得逃向各處游蕩，近聞青州成了事業，所以前去要給駙馬報仇。」公孫大娘道：「這該到濟南爲何要到濟寧呢？」女秀才道：「我當日在濟寧任過有些熟識，去別探個軍機，好做進身之策。」范飛娘道：「志量太小了，何不竟去做個細作，殺了鎮守的將官，把一座城池做個贄禮，不好麼？」公孫大娘道：「此計甚好。我今與你一處走，真个要你挈帶了，你們

外史

第三十九回

十四

兩個認做夫婦，我與你認做姊弟。」女秀士道：「不好，姊丈在那裏，不如都認做我的老婆。」一大一小罷。飛娘道：「正好，你真是个齊人了，教你每日挨頓打。」女秀才笑說：「我是个僞齊人，沒有這件好東西，到不得爭風廝打哩。」公孫大娘也笑道：「丈夫，你這小孩子是誰給你生出來的？」飛娘道：「他有个真齊人，在那裏。」女秀才也笑道：「好亂話，給你們說這孩子也奇哩。」他是戶部尚書陳廸的幼子，喚名鶴山。當日搜拿家屬時，正出天花半路死了，校尉把來丢在道旁，過了大夜，想是伏了土，又活轉來在那裏哭。適我經過，問知情由，念陳尚書是个忠臣，特地收來育養，爲他延續宗祀的。



公孫大娘道。這纔成個女秀才。如今都要說正經話。不要露出馬脚來爲妙。於是日則同行。夜則同宿。已到濟寧城下。女秀才就用濟寧的聲口。向門軍說是本州人。帶着家眷。在鄉村處館。暫回來的。幾個門軍眼睛。都注在飛娘身上。詰問了幾句。放進城去了。尋個寓在監河衙門側首。住了兩日。那店家見他聲音互異。疑心起來。只管催促起身。公孫大娘情對女秀才道。我昨日見衙門儘後。有個寺院東間壁。貼着空房借寓。是本寺住持的。何不借了他。女秀才道。我久已曉得。這寺內賊禿。着實要姦淫婦女。不好的。飛娘道。我偏要去借。公孫大娘道。正要借這點兒。方肯賃

外史

第二十九回

五

與我們久住哩。女秀才便去說。是有家眷的一借。就成兩個。和尚在寺門首等着。看他們搬來。見飛娘帶着些孝。都說是白衣觀音出現了。從此住持僧。每日來送長送短。公孫大娘又把些甜言哄他。這賊禿就錯認了羅刹女。當做懂喜冤家。豈不該死。住了未幾。且聞得濟南兵到了。在城外廝殺。和尚却來請去寺中。隨喜公孫大娘道。如今兵馬臨城。有何心緒呢。和尚滿臉堆笑。說城中兵民久聞聖姑娘娘是位天仙。那個不願降順。只碍着監河王將是燕皇帝的心腹。我們做和尚的。還要長幡寶蓋。焚香奏樂去迎接哩。只見女秀才回來了。和尚說聲請大娘早些隨

喜揚揚的自去。公孫大娘就問女秀才連日打聽事體如何。女秀才說州官及兵民的心都是一心要降的。只是監河軍馬在城外不敢變動。公孫大娘道這與和尚說的無異。定然不錯。隨附耳說了幾句。如此如此去行事。女秀才卽於明早趁開城門放樵採時。使個隱身法出城而去。君不見三女成桀。忽變作殺氣凌雲。四士同仇。頓揭起黃旂。貫日且聽下回演出。

梅坡曰。這回妙處在於半中間。又有一女秀才。然後可以殺監河。拔濟寧。而爲前後篇之樞紐。尤妙在於軍師未至。三女先在城中。軍師固不知有此內應。卽三女亦

小史

第二十九回

末

不知軍師之兵適到。有此外合。文心若天馬行空。神靈莫測。耐菴之不一人而已。

昉思曰。范非雲香閨六女子耳。至此回而雄傑之氣畢

現。觀其向女秀才曰。何不把這座城子當作贄禮。眼中

已看得監河十萬雄兵。不啻沙虫。又常言不能爲國復

仇。死有餘憾。則知其夙有夫志。故作着盡寫飛娘出色

返在劍仙之上。若公孫是成飛娘之志者。不得作救危

難女子看。方透微旨。

八大山人曰。按明史。女秀才原在梅駙馬府中。及梅殷

死而不知所往。作書者爲之補出。觀其欲爲駙馬報仇。



而又救取殉難忠臣公子。是重其有秀才之名。與秀才之實也。必如是。方不媿為秀才。古人有云。秀才未第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若今之讀幾篇爛時文。亦稱秀才。何與。

碩人曰。作者本意。原要公孫與飛娘。入濟寧而立大功。然不得不說去投濟南。行至中途。而邂逅一女秀才。是到濟寧的。而後曲折敷寫。此等文思。竟從烟霞天際飛來。不取之方寸內者。

却說呂軍師戰勝之後，歛兵下寨。次日黃昏時分，忽報拿到奸細一名。遂陞帳勘問。諸將士皆集，看是秀才打扮，氣度不俗。隨叫放了，綁縛開汝。是何人，竟敢闖入營盤。應說小子有機密要稟，乞避左右。軍師道：「我這裏萬人一心，有話就說，隨前跪。」裴道：「妾身劉氏，人稱爲女秀才。向者梅駙馬鎮守淮安，因妾有法術，招在軍中。燕王南下，詐言假道，進香駙馬宣諭，祖制拒之。燕師竟從別路過去，奪了建文帝位，哄騙了長公主手書，名還駙馬。密令譚深、趙曦刺死在笄橋之下。又各處張挂榜文，說女秀才用魘禁之術。」

外史

第四十回

一

咒詛朕身，罪在不赦。着令郡縣搜拿，只得逃向江湖。聞知青州聖姑娘，大興義師，爲忠臣義士報冤雪憤。因此千里來投。途中又遇着兩員女將，女秀才就住了口。以目視左右。軍師卽分付軍校，們帳外伺候。女秀才方稟道：「兩員女將，一是劍俠公孫大娘，一是女中飛將范非雲。今在監河衙門後圓通寺左住着。兩日在城中探聽，官員百姓都要歸降。只怕的房勝兵多將勇，不敢輕動。所以公孫大娘着冷妾身前來，說請軍師把房勝殺敗，趕入城內，便間就找了他的首級，不論何日，但看城中火起爲號。軍師徑殺進城來，可不戰而定。」軍師道：「這不極易。汝可到後營暫」



歌將至四更。令小兵送女秀才出營去了。景監軍道：此婦人之話，尚有可疑。裏應外合，全憑訂定日期。或內先發而外應，或外先發而內應，怎說不論何日。莫要是賊計麼？軍師道：彼係三個女流，只辦得刺殺主將，安能接應外邊？行刺又要乘機，豈可預定日子？公孫大娘一段，連我也只是雷一震稟知，餘外絕無一人曉得。彼豈能捏造出來，斷無可疑。我今用个誘虎出穴之計，彼必將計就計，以待我。我又將計就計，以應之。大事可定矣。即喚葛纘、姚襄兩將分付道：今日酉刻，可各引一枝軍馬，一枝向西，一枝向南，緩款而行。到正西正南上，暫住聽炮聲，連響爲號。如敗兵下

外史

第四十回

二

來，讓他過去。從後掩殺。若炮聲定後，絕不見有敗兵。卽向前擊彼迎敵之師。務令軍士齊聲大喊，說房勝已被我軍師擒下了。彼必驚惶。我還有兵來接應。二將領命去了。軍師又遍視諸將及牙將等一會，向着景監軍說：有一處立个大功，奈無可使之人。小皂旂雷一震齊聲道：我等敢去。王有慶見軍師迴顧心中私喜，亦前稟道：末將承恩收錄帳下，未有寸功，願拚死掙个功劳。軍師道：汝去到使得。只怕軍士不能聽命。這場功劳，非同小可。汝去點選軍士一千名，都是步戰。有了此數，却來復命。王有慶遂去點兵。眾將都不服道：王有慶武藝平常，且屬新降，其心難必。軍師

怎舍我等不用而反用他呢。軍師道：毋得多言。做出便見。王有慶已點完了軍，稟說句一千名，都願隨末將立功的。軍師道：如此却好，就命賜王有慶全副披挂，寶刀名馬，自斟三杯酒，酒遞之。王有慶見軍師如此隆重，出於意外，跪飲了酒，說未將不成功，誓不生還。見軍師之面，軍師又激獎了幾句，下令八百名，皆用鎌刀二把，藤牌一面，二百名止。帶大砍刀一把，紙火爆各一百枚，十枚一束，扣成總藥線一條，各帶火繩在手。三更時分，納喊殺入房勝大營，必然。是个空寨。汝令軍士分爲兩下，在前後營門內伏於地上。待他殺進來時，上面以紙炮擲去，下面以鎌刀砍其馬足。

外史

第四十回

三

即使步兵先入，亦砍人足。各用藤牌遮護鎗刀。他若敗了，縱不許殺出，只照前伏在裏面。但有逃進來的，便砍。直待大軍殺敗了他，已去遠了，然後回來，繳令。便是你的大功。鎌刀紙炮，早經備辦，可到後營領給。王有慶得計，磨拳擦掌的去了。軍師喚小鬼，旂俞如海、雷一震、余慶四將，汝等。待王有慶去後，各領精騎六百，一向寨前一抄營後，奮勇擊殺。我還有接應兵來，那時彼必敗走。汝四人合兵追之。從後虛聲掩殺，逼他進城。着城中火起，卽乘勢殺入。若無人起，不可造次。且等軍令。又命彭岑、牛驛各領精銳一千，以應兩處。總不可殺進寨內。切囑切囑，諸將都領命而去。



又喚張鵬領一枝軍截殺房勝左寨救兵盧龍領一枝軍截住右寨救兵汝二將帶殺他兩枝軍馬使彼不能接應。又顧景僉都道煩監軍帶領六百勇士向適中高阜處屯駐施放號炮直待房勝人馬敗盡方止看他若西走監軍率兵反應接南邊葛纘他若南走向西接應姚襄毋得有誤。景監軍大喜道小子看軍師用兵真武侯復生矣。隨點軍整頓號炮自去行事軍師乃命馬千里率數百軍士各備三頭火把聽我隨時發令却說房勝正與諸將商議款寇兵得勝而返不出定有詭計忽小校來報敵人陣腳移動房勝登將臺望之時已昏黑遙見兩枝軍馬一向西行。

一向南去。亟下臺傳令道敵人分兵攻我西南二門今夜必來劫寨。此調虎出林之計。怎瞞得我。我就彼計以破之。卽令龐來興引本部人馬去迎西門之兵。車勝引本部人馬往拒南關之兵。戒令毋得進戰待我破了他劫寨之兵。卽分頭從背後殺來。那時兩關夾攻使他片甲不返。又將中寨人馬盡行撤出。相引十枝伏於寨左。令徐疎伏十枝在右。待他進寨各分前後殺入。不許放言人走脫。又料敵來劫寨恐還有接應之兵。命左右兩寨參游武并各向前截住。斷殺使他彼此不能相顧。分撥已定。甫到三更果然有兵劫寨。納一聲喊殺進中寨。徐疎在前寨殺入房勝有。

在寨後殺入。只見先進去的騎兵紛紛的連人連馬都倒。又被紙爆亂打將來。馬驚人駭。擁塞寨門。進退不得。房勝道此賊智也。亟令軍士拆開營寨。一湧而入。伏在地下的數百步兵。大半被馬蹠死。王有慶大呼力戰。也被亂軍殺子。寨前徐政。那有房勝應變之智。見軍士進去的都倒。又被火紙爆打得个昏暈。正在没法。後面雷一震。余慶二將早已殺到。左右兩寨。參游武升各率兵馬鼓噪而出。又被張鵬盧龍兩將分頭截殺。不能接應。雷一震。輪動大斧。倪若巨靈神。勇不可當。大喝一聲。如青天起个霹靂。早把徐政劈死。彭岑牛驛各從刺斜裏殺入。合兵衝擊。那些將官

外史

第四十回

五

都係武制科出身。從未經歷戰陣。心慌膽裂。手足無措。但見紛紛落馬。其河兵又皆市井無賴。從未訓練。那敢拒敵。唯有棄甲拋戈。四下逃命。房勝尚在寨中搜殺伏兵。聽見號炮不任震天的響。前寨人馬已潰。只得引軍從後突出。正遇小皂旂俞如海。殺散寨後的兵。掩到面前。大呼休放走了房勝。房勝進退不得。回顧部下止有數百騎。大聲呼道。退後必死。可并力向前。遂捨命當先。率領將卒殺開條路。望西南而走。又見前面火把不計其數。鼓聲震天。價殺來。遂掣身從正南逃。逃。小皂旂率兵緊緊追着。那時寨前的敗兵潰向西。房勝潰而南。分作兩路了。軍師亟傳令景



監軍向西。自已統率馬千里向南追趕。早有姚襄見敗兵下來。從半腰殺出。把房勝部下人馬截去一半。剩不上三百餘騎。逕逢南關。丁勝正在等候濟南之兵。不知是房勝敗回。劈面迎殺。將來到得喊說明白。已互相殺傷了好些。纔得合兵一處。姚襄小皂旗追兵已到。丁勝道。主帥可入城待我當之。房勝此時筋疲力乏。一徑叫開城門。立馬在城堵口。看望外邊。廝殺只聽得亂轟轟傳說。帥府內署失了。火房勝回頭一望。烈焰冲天。不覺魂驚魄散。飛馬回到衙門口。那些守門軍士正在那邊亂嚷。說宅內封鎖的怎麼好。忽見本官到了。讓開條路。隨在後頭湧來。房勝分付

外史

第四十回

六

救火的。在外伺候。等傳喚纔許進宅。只帶兩個心腹人敲開宅門。見兩個女人走向前來。大叫道。夫人燒死了。房勝方在疑惑。早被一個女人劈面一劍。砍倒在地。那一個女人把跟隨的兩人。一劍一個。頓時完事。仍舊把門關上。原來公孫大娘等三人。聞知外面廝殺。料必敗進城來。就先到監河署內。把一家老小。盡行殺死。放起火來。一者是裏應的信號。二者是賺監河回署的妙計。房勝不知就裏。正好湊巧。可憐隨着燕玉。屢立戰功。不期此夜。死於飛娘之手。當下公孫大娘。割了房勝的首級。如飛到州衙門前。知州正出堂來。要去救火。忽見一女人在階下。把個人頭。擗

來厲聲道。這是房勝首級。可速捧去。迎接呂軍師進城。若遲片刻。此卽榜樣。知州大驚。急看婦人時。已飛身在屋脊上。不知去向。知州驗看首級不錯。令將盤子盛了。疾忙出衙前行。城中早已鼎沸。說大兵已進了西關。知州如飛迎去。跪在路旁。大喊道。知州來獻房勝首級。却是雷將軍的兵馬先到。叫取看一看。仍交與知州。着令在州衙等候。此時正不知軍師從何方入城。復又向南門殺去。恰好逢着丁勝戰敗進城。左臂中了一箭。踉蹌而走。雷震大喝道。逆賊待走那裏去。腦門一斧劈下。丁勝心慌。向右亟躲。早把中箭的左臂砍掉。翻身墜馬。小皂旂姚襄正趕到時。見

外史

第四十回

七

丁勝已經拿下。合兵一處。天已大明。軍師也在後邊飛馬來了。雷震隨土前稟。知徑到州衙前來。知州早全着各廳并武弁數人。戰戰兢兢的一字跪下。軍師進到州堂。坐定。知州便將房勝首級獻上。軍師道。該州功勞不小。知州連忙叩頭道。這不敢冒功。有位女將軍。從天送下的。軍師問女將軍在何處。知州道。騰空去了。軍師笑道。也算是爾之功。卽令雷震。爾可速到監河署後圓通寺。看公孫大娘在否。一面令人救滅了火。一面出榜安民。那時景監軍向西路追逐敗兵。大半投降。也到州衙。軍師卽令查點城內降兵。又命姚襄查險倉儲穀石。土人領命而去。隨有彭



岑押到龐來與稟道。是小將活捉的。再有了勝。是雷將軍砍去一臂生擒的。這二賊是小將不共戴天之仇。當日先父聞燕兵從宮內反將出來。在市上聚集二千義士殺進宮門。不意被二賊從夾巷突出格殺先父。今邀軍師神算。兩賊俱擒。並乞賜給小將剗取心肝祭奠先父。軍師大喜。卽交與彭岑去了。雷一震已來復命。說公孫大娘與女秀才。又有一位年少女將軍。一個十來歲的童子。都在寺內後殿吃酒。殺的和尚屍首七橫八豎。大半是精赤的小將。不好問得。到是隨去的軍士們。見兩個小沙彌在那裏哭說我老和尚好意送長送短。不知怎麼惱了那個標緻的。

外史

第四十回

八

大娘他獨有一個四更天來。把我們寺中殺盡。只饒了我兩個年幼的。與一個年老的道人。軍師大笑。雷一震又稟小將蒙公孫大娘賜了三杯酒。說復上軍師。卽刻起身到濟南闕下相會了軍師。道如此。可將我四輪的副車。着二十名壯健軍卒送去。不在話下。那說姚囊去查倉儲。總已支盡。並無餘粒。景監軍計點降兵。共千七百餘名。半是市井充的。軍師仍令各歸本業。只挑選精壯三千。付與景監軍。令帶領張鵬、牛驛、彭岑、盧龍四將。畧定泰安、蒙陰、沂州諸處。成功之後。卽便鎮在沂州。監軍道。小子得了沂州。務看个機會圖取淮揚。以報帝師。軍師知遇之恩。欣然別過。

軍師率兵自去。召軍師駢扎數日料理已畢。乃命小皂旂爲先鋒。自與姚襄統領中軍。余慶雷一震。葛纘馬千里。各分左右前後四軍。俞如海爲合後。仍按五行陣法進兵。前取兗州。一路秋毫無犯。村童野叟。皆在道旁嬉笑。軍師纒歛而行。時加慰勞。距城二十餘里。忽小皂旂走馬飛至。說有數萬人手執黃旂。蜂擁前來。並無甲兵。不象個廝殺的。小將謹請軍令。一望時。只見旂影飄飄。塵光蕩漾。有如雲霧。一般軍師遂命姚襄飛馬喊開。爾等若係投誠。可着各文武官員。先赴營前稟命。衆人推出幾個官來。跪稟道。是迎接聖后鑾駕的。時軍師已到。各官皆膝行叩接。爲首一

外史

第四十回

九

員。稟是郡丞。某太守前日被士民逐出城外。軍師問何無守將。郡丞稟道。國初以兗州府爲禮義之邦。不曾設的。只有千把總三員看守門禁。軍師道。太守係何人。爲首逐的。答應道。是孔氏門中秀才。今現在此。軍師諭令官弁等督率衆人先行。隨後止帶數騎進城。到府堂坐定。令傳逐太守的秀才進見。軍師視之。兩個是道士。兩個是秀才。隨問道。士何名。道士顧視秀才道。今日不說真姓名。更待何時。答應道。小道先伯父是方孝孺。先父是方孝友。軍師卽立起拱手道。都請坐講。四人謙遜一回。分左右坐下。軍師問那一位道。長姓氏。方道士代答道。這是表叔林彥清之



子又指右邊第一位。說是戶部侍郎卓公諱漢之子。第二位是先伯父之門生太常卿盧原質之少弟太常公也。爲先伯父夷族的國變之日。林表叔向小子說。爾伯父麻衣衰經。慟哭於廷。必有奇禍。曲阜衍聖公爲爾伯父道義之交。汝可與表弟同去投托他處。且待事定回來。不意纔到半途。卽聞有夷滅十族之信。承衍聖公念先人忠節。收留月餘。有玄微觀住持清嶺道士與聖公至交。小子弟見二人恐有不測。情慙出家。原名是方經。表字以一聖公改爲經大方。本郡都稱大方。避人表弟原名林玄暉。認作林靈素之後。改名又玄。稱爲又玄道人。這位盧世兄名敏政。聞

外史

第四十回

十

得小子在這裏改名易姓。游學到此。已有月餘。都是同仇。所以同逐太守。卓公子開言道。小子名孝。字永思。先父爲官清苦異常。因自幼定親於某同年。在兗郡做刑廳。令小子來此就姻。未到之時。已聞夷及五族。遂逃至曲阜。遇着孔方林二兄。又蒙衍聖公推愛。說小子能文。令改姓名爲孔以卓。排行在彼子姪名下。進了府學。聞得青州興起義師。要迎建文故主復位。近又傳說濟寧已破。遂約同學生員哭廟。不期太守傳子府教官。要查我等姓名。奏聞。因此一時倡義士庶齊心。把太守擡出城外。方世兄早備下黃旂數百杆。領着衆道士大呼於市。從者就有數千。那些官

員禁壓不得方在後邊跟來的如今仰托威靈得爲君報仇小子等死亦甘心軍師道君等皆不愧爲忠臣之後可敬可敬隨問各官賢否答應道都還做得軍師卽下令皆照舊供職其太守員缺特署方經以學士兼知兗州府事隨草露布告捷并題明公孫大娘及卓永思等功績入京授職又查取郡縣庫帑俵散來迎士庶自回城外營寨安歇差人探聽景監軍信息忽有秀才百餘齊到營門請軍師駕臨關里瞻謁孔廟又方卓林盧四人皆至說聖公有敬致請呂軍師忻然從之卽令諸將守營靜候同方學士等起身到曲阜縣去不因這一去安得正名討賊竊附

外史

第四十回

士

孔氏春秋書號紀年竟比紫陽綱目下回便見未知看書者以爲然否

滄巖曰將計就計爲諸書談兵上着外史變而通之使敵人將我計以就他之計我又將敵人之計以就我之計說得字字入殼言言合筭固可措諸實用又烏得只紙上談兵目之飛卿有云霸才無主始憐君予將以贈作外史者其

南田曰此回分兵西南兩處自設歧路若敵人只從一路敗走何以爲奇今看他兩路追奔逐北而又錯出女將在丙放火鍾州來獻首級雷一震活擒了勝紛紜四



出如亂波爭道。乃能從容彙成一脉。絲絲入扣。絕無湊接痕跡。程不識旌旂刁斗。紀律森嚴。可以百戰百勝。余謂外史行文亦然。

劉冰崖曰。漢高旣平七國。以兵臨魯。聞絃歌之聲。命勿擊。充郡。聖人之邦也。若以爭戰而得。則必塗毒生民。可謂王師乎。是以歸功於四士。作者有深意存焉。其四士爲方卓二公之後。向邀庇於聖公者。本欲興起軍師。瞻謁聖廟也。所以瞻聖廟者。蓋欲論定靖難之是非也。文源若崑崙之脉。非人力所能窮溯者。



